

散文組 | 首獎

熊佳慕

〈零餘時刻〉



個人簡歷 |

出生，做夢，旅行，戀愛，獨處，看書，思考，寫作，養貓，死去。

得獎感言 |

我無法掌握整體，但我可以留意細節。
我無法理解世界，但我能夠擁抱自己。

我不知道活著有什麼意義，但我活著，我愛著，我被愛著。

我們活在微小的事物中。

—

—亞歷塞維奇

開始與結束

我們兩人坐在各自的角落裡，無言地攪動一杯心事，沒有任何眼神和話語交流，卻又清楚意識到對方不時眼角偷瞄自己。如果我足夠勇敢和他對上眼睛，如果他先走過來跟我講話，如果你選擇走這條路，你就只好錯過另一條岔路的風景，生命就是這樣，但誰能夠抗拒另一條岔路的誘惑。再一個多小時，我就要搭車下清邁了。我們依然拘謹地躲在各自的世界裡。想起昨天傍晚時分，我們在人工湖畔比鄰而坐，我坐在我的，他坐在他的長椅上，面向湖泊，心事的波動令我們眼前平靜如鏡的湖無風起浪，雲霧翻山飄過來了，快下雨了。我要走了。我站起身來，他也站起身來，牽線人偶似的，由無形的線索牽引著，我們一前一後沿著馬路一直走一直走，我並沒有放慢腳步，徑直回到我下榻處。今天早晨臨離開前，揹著背包到市中心找東西吃，我們又在路上不期而遇，他又一次尾隨在後，始終隔著一段距離，一路跟著我來到這家，曾經在某部泰國愛情電影中看見過的咖啡店。店裡只有我們兩個客人，兩個怯懦、壓抑而被動的男人默默對坐，那麼近，近得可以聽見彼此在想什麼，只要互相輕輕碰觸，我們秘密的花朵就會勃然綻放；卻又這麼遠，遠得無法預見，如果我們走

到彼此的人生路上，途中會不會滑跌一跤，種種可能與不可能，都沉沒在我們之間，兩人不敢打破的緘默裡。然後，我把最後一口咖啡，連同我的自卑和自負，以及這份只能默默收藏心底的情愫，一併嚥下，抄起背包摔到肩背上，掉頭離去。我們的故事剛剛開始，我們的故事已經結束。

當你睡著的時候

黃昏是這個城市最迷人的時段，光線照到哪裡，你都可以截取下來，在永恆的瞬間背後寫幾行字，當作一張明信片寄給遠方的朋友。例如那個困得已經不在人間，睡倒在行李箱上的小男孩。紛亂雜沓的中央車站，人人各有各的方向，他們的命運在這裡短暫地交集，或許純屬偶然，或許不是，他們甚至沒有注意到彼此。但我回頭再看一眼。不知道是誰的孩子，怎麼會留他一個人在行李箱上睡覺，不怕他被擄走嗎，什麼地方來的人呢，一丁點防人之心也沒有。那一年在盧比安納背包旅行，春神已經換上夏裝，為了節省旅費，我一個人露宿火車站外。隔天清晨，在黑夜與白天交接的時刻，我恍惚間醒來，發現有個高大，呆頭呆腦，穿著破牛仔褲和鬆垮垮的襯衫，沒有翅膀的天使，以為我遭洗劫身無分文，才淪落到在火車站過夜，默默守在一旁等我醒來。我並沒有忘記他安靜的善意和孩童般的眼睛。我停下了腳步，環顧四周，遠遠瞥見一個馬來婦女懷抱著提袋走來，把小男孩搖醒，一手提起行李，一手牽

著分不清究竟是夢境還是現實的小男孩，消失在人潮中。

經過

一路跟著耳朵追尋這支曲子來到某戶人家門前，我本來就是古典音樂的門外漢，但也還是聽得失神，往事乘著情緒的浪頭一一浮現心上。然後老人開門出來，我結結巴巴英法混雜地說明來意，老人遞上一個親切的眼神，先將我安頓下來：「愣在那邊做什麼呀，進來聽吧。」他的英語帶有法國口音，燕子般裁剪著春天甜潤的空氣。彼時的我在人生中依然莽莽撞撞，結交一個朋友，認識一個城市，都是輕而易舉的事。老人說他是已故法國詩人／畫家／導演高克多的摯友，他問：「你知道高克多是誰嗎？」當然知道。他的《美女與野獸》我是當作同志童話來看的。我還看過他的春宮畫，一根根陰莖比生命還大。我注意到牆上掛著霍普的一幅複製品。霍普的畫就像一扇窗戶，讓我們得以窺探窗內人生中的片段情境，沒有從前，沒有以後，沒有停止，他們的故事蔓延到畫框外。我是先看見霍普的畫，後注意到現實人生中那一個個孤獨的身影，還是我原本就常常留心這個人世不經意袒露的寂寞面貌，所以才會覺得霍普的畫中人似曾相識？老人帶我參觀他家，把我留在二樓他的臥室，老人說他想給我看一樣東西，然後打開櫥櫃，取出一卷錄像帶，我還以為是高克多從未發表過的遺作，一看之下，不禁怔愣，高克多什麼時候拍過這麼露

骨的 G 片，我明白了，但我若無其事藉故離開。這是生命為我而譜的一段小插曲，我還沒有做好準備。老人尾隨著我下了樓梯，他試圖把我挽留下來，伸出顫抖的手摩挲我的臂膀，沿著臂膀摸到頸背，我還來不及推拒，就聞到他撲鼻的口氣，我不得不停止呼吸，否則我會昏厥倒地。我輕輕地撥開那隻在我頸背摸索的手，老人突然變得有點冷淡，或許只是臉上下不來，他訕訕地把門打開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突然張開雙臂擁抱了他，彷彿擁抱未來年老體衰的自己。一踏出門口，我就聽見門在身後砰然關上，屋裡仍然傳來樂曲，分辨不出那是憤怒的貝多芬，還是狎邪的莫札特。

路邊狗

我們離開夜市以後，路燈一整排亮了起來，黑夜已經走在回家路上。其中一盞路燈之下有專賣米飯的路邊攤，一個男人在氤氳裡忙著攪拌米飯，蒸騰繚繞的熱氣時而抹掉，時而還原他臉上的五官。「不，他在餵流浪狗。」男友小小聲地說。這才注意到有四五隻流浪狗圍繞著他，興奮地搖著尾巴。路燈照亮他們（還有飛繞亂舞的蚊蟲），幽微的光亮之外，是黑暗，是虛無，但至少還有這麼一丁點時光，是屬於他們的。路過他們的時候，我們都放輕了腳步，把這短暫的瞬間還給他和流浪狗，繼續往前走進黑夜，我們家裡也有一盞燈光和一隻母貓在等我們。

今天最後的光

一隻松鼠仰著小臉，蹲在長椅的另一端，遠遠和我對望。牠餓了吧，我想，但我身上沒有東西餵牠。牠似乎聽得懂我的心思，但見牠躍上椅背，再從椅背跳下去，小披風般掠過草地，緣木而上，消失在濃綠的樹冠裡。我不知道那棵樹叫什麼名字。一個遊民坐在餘暉裡，偎著自己的影子打瞌睡。一個學步中的小小孩好奇地踩了踩自己的影子，在遊樂場的沙地上，年輕爸爸攙扶著他，吃吃笑出聲來，我也笑了。一個老人背對著我坐在翹翹板的這一端，夕陽拉長了他伶仃的影子。稍遠一點，一個男人（嘴裡叨著一根菸）用筆在另一個男人的手心上寫了一些什麼，寫什麼呢，讓我浮想聯翩。那一年夏天，在戰後不久的薩拉熱窩，一個當地青年對我嚴肅地說：「為什麼你只看見我們的百孔千瘡。」這不是一句問話。一對老夫老妻，為妻的蹲下身子摩挲一頭深灰虎斑，為夫的駐足，回頭，望著老伴和貓，眼神溫柔。一隻烏鴉飛過，兩隻，三隻。黑夜，或者命運，即將從我背後擁抱上來，讓我在今天最後的光裡多坐一下下，一下下就好，我用目光撫摸眼前的人事物，感覺彷彿有無形的線索把我們連繫在一起。我孤獨但並不孤立。因為四周的一切存在，所以我存在；如果我不存在，或許四周的一切還是會出現在這裡，但卻無法對我產生任何意義。

再見童年

不過半年沒有回來，老家附近的大草場就縮小了一圈。草場旁邊那排黃花樹也沒有記憶中高。從大馬路到老家的那段腳程也比印象中短，整條街在烈日的烘烤下捲曲著，鄰居的狗吠聲起起落落，讓單調濕黏的熱帶午後更寧靜了。經過王叔叔家的時候，眼角餘光瞥見有個陌生的少年站在窗前，兩隻呆滯的眼睛彷彿從人世的另一邊凝視著我，我和死亡互相照面，但他突然嘴角翹起，似乎想要說些什麼，讓我心頭一凜，我別開臉，快步走路回家。黃昏時分，我和媽媽在廚房裡聽著外頭鄰童嬉玩笑鬧，邊捫樹仔菜葉邊聊一些有的沒的，以日常又瑣碎的小話題，填補我們母子兩半年不見的空白。「你還記得王叔叔的小女兒嗎？」媽媽問我。我記得。我們唸同一所小學，她唸下午班，我唸上午班，因為同住一條街上，常常途中碰到彼此，我在放學路上，她在上學路上，而她總會遙遙對我微笑。我們從來沒有講過話，我連她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她是王叔叔的小女兒。「她剛剛從醫院回來。」媽媽又說：「血癌，末期。」我愣了愣，從茫然中明白過來。原來是她。那個少年，原來是她。那是我們最後一次在命運的狹道上相遇，既是重逢，也是告別。也許就是在那一天，我才真正地告別了我的童年。也許就是那一天起，我一直有這種感覺，她代替我過早死去，我代替她活了下來，我填補了

她空缺出來的人生，我剝奪了她錯過的種種可能與不可能，愛一個人，養一隻貓，讀一本書，去曾經在電影中看見過的地方背包旅行，犯下不可原諒的錯誤，在漆黑的電影院內痛哭，明天在很久以後。而我，我永遠都不會知道，當時她想要說些什麼。也許她不過是想遙遙對我微笑，就像我的童年每次在放學路上碰到她的時候那樣。

看見

這一幕只有短短幾秒鐘，像電影中無關痛癢的浮光掠影，稍縱即逝。當時我們坐在計程車上，男友戴著耳機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，偷點屬於自己的時光，我漫不經心地張望著車窗外亮晃晃的街景，眼前的現實人生扁平而失真，因為過度曝光的緣故。伊朗導演阿巴斯在遺作《24 格》裡說：「我們都看不見眼前的事物，除非它在景框裡面。」車窗，當然也是一種景框。我的眼睛突然相機一樣自動對焦：一個小女孩，邋裡邋遢的，亂髮蓬鬆，光著腳丫，眼睛緊盯著夾娃娃機內，一大堆的絨毛玩具，整個背影都傳達了她強烈的渴望，她失落的童年近在眼前，但卻碰觸不到。然後場景一轉，我們依然是自己人生中的主角，我們依然不知道導筒在誰手上，依然不清楚這齣腳本的走向。

第 25 格

然後我拐進空無一人的僻靜窄巷，生活的聲浪沒有湧到巷子裡來，只有一輛小水果車，孤零零的，不知道為什麼會出現在曼谷忽略的這個角落。玻璃櫃裡切好的水果排列整齊，有西瓜，有木瓜，有鳳梨，有芭樂，有青芒果，生命的豐饒和慷慨，常常讓我驚奇、感動、感謝。這種水果車在曼谷是再尋常不過的城市風景，然而這輛停在空蕩蕩的巷子裡，感覺不是沒有一點點弔詭的。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把它推到這條巷子裡來？他到哪裡去了？他當水果攤販有多久了？他在曼谷的哪一條街上討生活？一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存在於他的缺席中，這個攤販始終沒有出場，這輛小水果車一直原地不動，像販賣機卡住了的可口可樂，像點唱機不停跳針的歌，像某種等待果陀式的情境，我走不進去，我走不出去。

樹下

曼谷街廓龐大，走路的話，有時得走上二三十分鐘，才能從住處走到 BTS 站，於是摩托德士成了無車代步的曼谷人的救星。身穿橘色背心的摩托德士司機載著乘客一閃而過的身影，遠遠望去也是風景。每次途經摩托德士亭的時候，總會多看一眼，牆上仍舊掛著前泰王普密蓬的肖像，也有老邁僧侶身披袈裟盤腿靜坐的獨照，月曆圖片則是唇

色艷洵的女星，崇敬之心和猥瑣之意並列共存，沒有一丁點的違和感。一個學童坐在亭子裡寫功課，身上仍然穿著校服，或許在等爸爸收工一起回家。汗水濕透的午後，天氣溽熱得曼谷的日子都黏貼在一起。我看見過最美麗的摩托德士亭，就在我們家附近，亭子旁邊種有一株九重葛，密密匝匝長得比人還高，紫紅花簇一重重地披下，形成一把偌大的天然遮陽傘，為靜待樹下的司機遮擋日頭，他們一個個看似被庇護的孩子，曼谷這處不起眼的邊角因而整個變得醒目起來。我想為那株九重葛和它庇護的孩子們留影，卻始終鼓不起勇氣上前詢問他們的意願。有一次看見兩個男人並肩坐在那株九重葛下，一個身穿橘色背心，另外一個，在我的想像裡，是他男友。每週六天，他晨昏都要接送男友往來BTS 站。其實BTS 站離他們的住處不遠，常常男友懶得戴安全帽，戴了也不扣緊，他為男友繫扣帶的時候，總要嘀咕幾句，聽在男友耳裡都是情話。男友在曼谷藝術文化中心當守衛，週一公休，常常陪他坐在樹下等候乘客，也會跟其他摩托德士司機講講話，大家都知道他們彼此相愛，心照不宣，兩人相愛的自由和結合的權利無需外人置喙，外人能夠做的就是祝福他們。想念海的時候，他們會共騎一輛摩托到離曼谷最近的海邊，並肩坐在防波堤上，凝望骯髒的海，同樣但又不同的風迎面吹來。我不是沒有看見過兩個男人肉帛相見，眼前這對不過是並肩坐在彼此身邊，我對他們的想像裡卻有開闊無垠的海平線。我從他們面前走過，懷著這份悸動，他們並不知道，

他們無需知道，他們那麼快樂，像一個夢。我讓他們永遠留在這個夢裡，希望那株九重葛永遠守著他們。然後有一天，路過那個亭子的時候，發現那株九重葛不知道什麼時候鋸掉了，心裡某個角落空空洞洞的，彷彿有什麼被連根拔起。但它在我回憶中永遠密密匝匝盛放著，當我發覺世界變得荒謬而無法理解的時候，我會回到樹下留連片刻，彷彿這裡，是提供我庇蔭和認可的秘密基地。

散文組 首 獎 〈 零餘時刻 〉 評語 / 林文義

說是旅行，更多的是心情。

臺灣之外的南亞，熱帶的氛圍在暫居漂移之間，不是點綴的名景採風，而是生活在其中且映照己心的生命探索。

冷冽之筆，紀實異鄉；熱切之心，索引何似。這是懺情臨鏡反思的好散文，別於世俗、承襲的旅行文學，讀之成為一種幽微的人生風景—他國亦如原鄉，依稀彷彿的將自我融入雙腳抵達的所在。

分帖如影像定格，敬謹如山石、文字美學如河流；作者毫不矯情造作的好筆行雲流水，自然且自在一種令人讀之，與共相知的悲喜。這是二〇一九文學獎的豐收。

2019
打狗
鳳邑
文學獎